

論共產黨員的 政治警惕性



論共產黨員的政治警惕性

瓦季莫夫著

王烈、許之譯

石寶瑞校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639

談共產黨員的政治警惕性

著者：	瓦季莫夫
譯者：	王烈、許之瑤
校者：	石寶瑤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52,000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1-220,000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000元

Д. ВАДИМОВ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ДИ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МУНИС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版譯出

目 錄

警惕性是我們的武器·····	一
保護黨以防止敵人及異己分子鑽進它的隊伍·····	二
選拔幹部時必須具有高度的警惕性·····	三
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	四
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警惕·····	五
以高度革命警惕性的精神教育勞動人民·····	六

警惕性是我們的武器

革命警惕性是共產黨在共和敵人鬥爭中的最銳利的武器。我黨在自己的整個歷史過程中鍛造了並改善了這個武器。

在警察恐怖的艱難情況下，革命警惕性幫助黨跨越了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擺在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保持並加強了自己的力量，使黨和工人階級準備去向資產階級進攻。

我黨的革命警惕性是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保證工人階級勝利的決定條件之一，是在內戰時期粉碎外國武裝干涉者和國內白衛軍以及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粉碎法西斯主義的最重要的條件。

在社會主義和平建設年代，與階級敵人的鬥爭不僅沒有減弱，而相反的，具有更甚的殘酷性。蘇維埃國家的全部歷史，光輝地證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條件下實現的這一原理。黨的警惕性是保證粉碎階級敵人和保證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强有力的武器。

我黨的政治警惕性，是我黨與一切反革命黨派——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及與一切勞動人民的敵人的鬥爭中的堅固可靠的武器。

在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整個時期，帝國主義及其隱藏在我國內部的代理人曾進行了敵對的破壞工作，以反對蘇維埃聯盟，反對我們人民。他們企圖以間諜、破壞、陰謀、暗殺等活動

來削弱強大的蘇維埃國家，破壞它的實力。帝國主義者爲實現其陰險的目的，施展了各種各樣的殘酷的、挑釁的卑鄙手段。

但是蘇聯人民隨時都在戒備着。他們學會了辨別敵人，看清和揭穿其陰謀詭計。我們祖國的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均遭到了破產。

共產黨的偉大功績就在於此。它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的精神，以熾熱的蘇維埃愛國主義和對祖國無限忠誠的精神，不倦地教育我們人民，經常地提高勞動人民的戰鬥能力，發揮他們爲反對階級敵人而鬥爭的動員的準備。

我黨經常地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要和那些即使是微小的麻痺大意與政治盲目的表現進行無情的鬥爭。這種要求體現在黨的許多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中。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指出：國際形勢的尖銳化，戰爭威脅的增長，要求我黨和全體蘇聯人民提高警惕性。我們一方面繼續不斷地實行和平政策及與各民族友好的政策。同時我們也必須時刻防備着。黨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在於：警惕地注視着戰爭挑撥者的陰謀，以一切方法鞏固蘇聯陸軍、海軍和情報機關。

加強政治警惕性問題，極明確地表現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的新黨章裏。關於黨員的義務，黨章載稱：「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保持政治警惕性，時時記住共產黨員在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警惕。洩露黨和國家的機密，就是對黨犯罪，因而與留在黨的隊伍內不能相容」。

嚴守黨和國家的機密，保持政治警惕性，永遠是共產黨員行動的不可動搖的準則。現

時，這項義務是對每一個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和最高準則。黨對於那些洩露黨和國家機密的事實，即使是最微小的事實，對於任何的政治上麻痺的表現，也都是不能容忍的。蘇聯共產黨黨章特別有力地強調黨的這個要求。黨章認定洩露機密是對黨犯罪，是與留在黨的隊伍內不能相容的。這就是對於那些還沒有糾正麻痺大意、馬虎從事、忘掉資本主義包圍的陰險企圖、忽視自己對黨的義務、不去保證黨和我們國家的安全、因麻痺大意和喪失警惕性能使黨和國家遭受危害的人們給了一個嚴重的警告。蘇聯共產黨黨章責成以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敏銳性和對自己的黨應盡的義務無限忠誠的精神來加強共產黨員的教育。

黨章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為政治上的麻痺與疏忽的表現及洩露黨與國家機密的事實在黨員中曾有所蔓延。某些工作人員沉醉於經濟工作的成就，忘記了黨對下列問題的指示：社會主義的敵人時刻企圖將其走狗派來我國以進行破壞工作。敵人為了達到他的卑鄙的目的，力圖鑽到我們黨、國家和經濟部門的各種崗位上來，並想利用蘇維埃社會的某些動搖分子，麻痺大意的、信口開河的、不善於保守黨和國家機密的人們。

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強調指出，黨組織必須堅決地剷除政治上的麻痺現象。對敵人的任何陰謀進行不調和的鬥爭，高度的警惕性——這是進一步鞏固黨和國家的主要條件之一。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政府的公告載稱：「黨認為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以高度政治警惕性的精神，以在和國內外的敵人進行鬥爭中決不妥協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教育共產黨員和全體勞動人民」。

關於政治警惕性的問題，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階級鬥爭的學說密切聯系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垂死的階級任何時候也不會自願退出舞台的，不會沒有鬥爭就

把自己的統治讓位與別人。而這一個鬥爭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更具有最尖銳的性質。

過去的一切革命，僅限於一個剝削者集團的政權爲另一個所代替，某一些剝削者爲另一些所代替，但剝削者依舊存在。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它規定了自己的任務是剷除任何人對人的剝削，消滅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因此在資產階級和爲了掌握政權及自己專政的工人階級之間，就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具有尖銳的性質，是原則上「誰戰勝誰」、「你死我活的鬥爭」。

列寧警告說，推翻國際資產階級的戰爭，較之各國之間通常戰爭中的最頑強的戰爭，還艱苦百倍，複雜百倍。

十月革命的勝利激起了俄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兇惡的叫囂和拚命的反抗。被推翻的階級——地主和資本家不甘心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勝利，不甘心承認自己財富和特權的喪失。外國帝國主義者也瘋狂地仇視着俄國革命。一切反革命勢力，爲反對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就都聯合起來了。

帝國主義者在開始武裝干涉蘇聯的同時，還力圖從內部來破壞蘇維埃國家，從背後打擊蘇維埃國家。爲此，他們建立了反革命的組織及其中心，培養了暗殺分子和破壞分子匪幫，設置了陰謀，佈置了間諜和挑撥分子網。爲了實現其窒息蘇維埃政權的最兇惡的企圖，一切敵對勢力，舊沙俄的一切渣滓，從公爵「閣下」到托洛茨基——布哈林式的叛徒均被帝國主義者動員起來了。

從那時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曾不止一次地改變其反蘇破壞鬥爭的策略、形式和方法，

但任何時候也沒有停止過這個鬥爭，並且也不會停止這個鬥爭。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爲反對社會主義國家，過去曾派遣了自己的走狗、間諜、破壞分子和暗害分子來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破壞的工作，而現在仍然繼續着這種勾當。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關於帝國主義包圍的許多著作中，業已深刻地闡明了這種現象的規律性。

間諜和破壞分子是資產階級國家所特有的。大家知道，雖然這些國家同樣是資產階級國家，但他們之間的關係絕不是友善的。他們之間爲爭奪商品傾銷市場、原料產地及壟斷超額利潤的鬥爭，爲某一些國家統治另一些國家的鬥爭，一分鐘也沒有間斷過。這些國家互相派遣自己的間諜和破壞分子，以謀削弱對方的實力，破壞其後方。

過去的情形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例如，法英兩國之間在一九〇四年曾簽訂過同盟，它被稱之爲「親善協定」。這些國家均自稱是親密的朋友，但並不妨礙他們進行間諜活動，向對方派遣暗殺和破壞分子，準備通過自己的走狗從背後給予自己「親密的朋友」以打擊。現時，美國壟斷資本家自稱是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忠實的」朋友，和它們締結了同盟。而事實上，由於英、法、意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及其右派社會黨走卒將民族獨立和民族自主的旗幟拋入大海，並爲外國侵略者廣闊地打開自己祖國的大門，美國壟斷資本家却利用了這一點，派出自己的走狗充斥了這些國家。當然，那些國家也就馬上報復，也派遣間諜到美國及其他「友好的」國家。

派遣間諜和殺人兇手，組織軍事破壞和暗害工作——這就是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相互關係的規律。

不言而喻，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的關係既然是如此，那末，他們對待社會主義國家就

更是百倍的敵視和陰險了。

約·維·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的黨中央全會上曾說：「試問，為什麼資產階級國家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應當比它們對自己同類的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更為溫和與更為友好呢？為什麼這些國家派遣到蘇聯後方來的間諜、暗害者、破壞者和殺人兇手比它們派遣到自己同類的資產階級國家後方去的應當少些呢？你們這個看法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設想資產階級國家所派遣到蘇聯後方來的暗害者、間諜、破壞者和殺人兇手比它們派遣到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後方去的應當多兩倍甚至三倍，這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不是更正確些嗎？」

不論是在社會主義和平建設年代，或在戰爭年代，情形均是這樣。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情形就總是這樣。

但是有些同志現在竟然忘記了這些規律性。對資本主義包圍的估計不足，首先是他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改變了的國際形勢作了不正確結論的結果。

國際反動派所準備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世界上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粉碎了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人民奮不顧身的鬥爭，給帝國主義者帶來了完全意想不到的結果。他們預計戰爭的結局蘇聯將被消滅或顯著地被削弱，但結果却正相反。蘇維埃國家經過戰爭是更加鞏固和強大了。蘇聯現在的國界較之從前任何時候都更為適當。幾十年

來，帝國主義者在蘇聯國境，在敵視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建立了一條「防疫綫」。政權掌握在美、英、德和其他帝國主義奴僕和幫兇手裏的這些國家，充當了進攻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攻基地，充當了進行挑釁、破壞以及間諜活動的根據地。由於蘇聯人民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勝利，這條「防疫綫」也就瓦解了。在蘇聯漫長的國境綫上，代替仇視蘇聯的國家出現了和我們友好的各人民民主國家。

偉大中國人民的勝利，給予了世界帝國主義以沉重的打擊。

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強大的、團結的、愛好和平人民的陣營，它的力量在發展着和鞏固着。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各個國家的陣營，其人口已佔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帝國主義陣營比過去削弱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處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日益加深的夾攻中。勞動人民更加貧困。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在發展。由於殖民地 and 附屬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高漲，使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真正地在分崩離析。

這些都是不可爭辯的事實。但根據這些事實還不能做出結論，說資本主義的包圍已經一去不返了，並對我們已經沒有危險了。這是一個極端錯誤的結論。不能把資本主義的包圍只是理解為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相毗連的國境的長度。必須記住，資本家還在大多數國家掌握政權。雖然國際帝國主義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他們仍然還存在。而那裏有帝國主義存在，那裏的政權就是反動的和具有侵略性的。

國際帝國主義對蘇維埃國家一向都是抱着野蠻的仇視態度的。列寧指出，剝削者在許多次想奪回其特權的戰鬥中，不啻到最後的拚死的戰鬥，是總也不會甘心於革命的勝利的。列寧寫道：「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乃是一整個歷史時代。當這個時代還沒有終結時，剝

削者就不免還保存有復辟希望，而這種希望就變爲企圖復辟的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是不會料到會被人推翻的，是不相信這點，不願想到這點的，所以他們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之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增長百倍的仇恨心來拚命鬥爭，以求恢復他們已被奪去的『天堂』……』^①

帝國主義者任何時候也不會放棄其消滅蘇聯的狂妄計劃。他們正準備向我國和人民民主國家進攻。如果認爲帝國主義不再干涉我們，那就等於陷入極端機會主義的泥淖，就是背棄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理論。

還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時候，黨在大會的決議中就會要求「在共產主義建設的一切工作中提高布爾什維克的警惕性，並時刻記住黨的下述指示，即在國外還存在着資本主義包圍的時候，外國偵探將要把暗害者，破壞者，間諜和殺人兇手派到我們這裏，以破壞或削弱我國，以阻擾共產主義在蘇聯的成長」。

對資本主義包圍的估計不足，也同樣是與我們的勝利有關的。蘇維埃國家在經濟、文化建設的各個領域中，均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這些成就與勝利也均有其缺陷的一面。有些政治上幼稚的人們，勝利助長了他們麻痹和自滿的情緒，使他們的政治嗅覺遲鈍了。因爲戰爭的勝利結束和戰後時期的巨大成功，某些共產黨員就煙染了太平享福，庸俗自安和自滿情緒。

這些人以爲，按照我們的進展程度，帝國主義者已減弱了反蘇破壞活動。這樣的觀點是

① 列寧：「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載「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四四九頁。

有害的。這是會爲共產黨所揭穿和擊毀的右傾機會主義「理論」的復活，這個「理論」主張以熄滅階級鬥爭的方法取消階級，主張資本主義分子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我們的勝利在不斷地發展。我們國家的力量每天每天都在不斷地增長着和鞏固着。蘇聯人民並不懼怕敵人的陰謀。敵人破壞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企圖已遭到、並將繼續遭到失敗。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的力量，能够阻止社會主義社會向着共產主義前進的運動。然而必須記住，我們的成功和我們的勝利的前進方向，不是削弱，而是加強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之間的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共產主義建設的勝利越輝煌，帝國主義各國反對蘇維埃國家的鬥爭也就越尖銳。資產階級變得越衰弱，他們感到自己的死亡更加臨近，爲了保持其生存，他們的掙扎反抗也就越激烈。資本主義的削弱，不可避免地推動或將要推動資產階級去加緊鬥爭，以反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反對資產階級國家內的民主力量。

舊的、垂死的資本主義世界和新的世界、社會主義世界的階級鬥爭的客觀法則，就是這樣。

我們黨一貫地遵守着這些社會主義革命的法則和階級鬥爭的法則。斯大林早在一九三三年揭穿最初一批傳佈熄滅階級鬥爭反革命「理論」的右派資本主義復辟者時指出：

「有些同志把消滅階級，建立無階級社會以及國家消亡的提綱，了解爲辯護苟且偷安和泰然自安態度的論據，了解爲辯護階級鬥爭熄滅和削弱國家政權的這一反革命理論的根據。這種人當然是不能與我們黨有什麼相干的。這是應被逐出黨外的變節分子或兩面派。階級的消滅不是經過階級鬥爭熄滅的道路，而是經過階級鬥爭加强的道路達到的。」^①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改變了蘇維埃社會的階級結構。在我國一切剝削階級已永遠被消滅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在蘇聯完全佔統治地位。蘇維埃社會的最偉大的成就是它的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蘇聯兄弟般的各族人民都團結在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周圍。蘇維埃國家的力量，蘇聯人民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是偉大的，不可戰勝的。所以，其現時反對敵人的鬥爭鋒芒，已轉向外部，轉向蘇聯國境之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他們的偵探。

在進行反蘇破壞活動的陰謀中，國外反動力量在我國國內是沒有多少社會支柱的。但他們爲達其反蘇目的，竭力利用對蘇維埃政權抱敵對情緒的分子，思想動搖的人們，個人主義野心家以及蛇化分子。

在我國仍然還存在着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私有財產心理、私有財產道德的殘餘。保存着和帶着資產階級觀點和道德的活的代表人物——我們人民的隱藏的敵人。在我國也還有敵視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集團——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的殘餘。帝國主義國家的偵探就以這些人做爲其在我國內部的「大本營」。

我們內部敵人反黨、反蘇維埃國家的鬥爭，是與國際帝國主義反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鬥爭密切相聯系的。從最初的反蘇陰謀開始，諸如軍事、政治的干涉，經濟干涉的企圖，托洛茨基、布哈林間諜和暗害陰謀，帝國主義幫兇貝利亞的陰險詭計，直至任何的外國偵探的搗

亂——所有這些，歸根到底乃是具有國際規模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鬥爭。

顯然，由於我國已徹底剷除了資本主義的禍根，由於全體蘇聯人民已團結為社會主義祖國的愛國者的統一大家庭，外國的偵探和內部的敵人過去和現在都不可能在蘇維埃國家建立「第五縱隊」。他們絕不可能以自己的破壞和間諜陰謀來改變蘇聯的現時情況。但這決不是說他們就沒有危險性了。

因為，爲了要進行破壞，完全不需要數量很多的人。例如，建造一座大型的鐵路橋樑需要成千的人，而要爆炸它，却只要幾個破壞分子就足够了。在戰爭時期爲了取得戰役的勝利，需要幾個軍或幾個師的兵力，但要斷送這個勝利，却只要有幾個甚至一個間諜鑽入軍部或師部就足够了。其危險性就在於敵人奸細的行動是秘密的、偽裝的。他們反對我們的鬥爭是陰險的、隱蔽的。秘密的敵人是最高危險的。所以要銳敏地對待他們的任何陰謀詭計。

爲英美集團所準備的新戰爭的危險，帝國主義偵探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破壞活動的增強，促使我們必須加強政治警惕性。

美國的億萬富翁們在準備着新的戰爭，公然地宣佈自己的侵略目的——奪取世界的統治權，征服其他國家。但在美國壟斷資本統治全世界的前進道路上，屹立着蘇聯——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牢不可破的堡壘。所以他們公然地和尖銳地暴露其對蘇聯的仇視和敵對，狂熱地準備着反對蘇聯和反對人民民主國家的新戰爭。他們忘掉了歷史的規律比大砲的規律更有力，他們妄想倒轉歷史的車輪，指望新戰爭能阻止社會主義的勝利進展。帝國主義者夢想第三次世界大戰能够防止其陳腐透頂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迅速崩潰。他們妄想新戰爭能够毀滅或削弱蘇聯，並消滅歐洲和中國的人民民主制度，使資本主義制度在這些國家內復活，這

樣一來，美國壟斷資本統治世界的道路就可以打通了。

在美國現在正展開瘋狂的軍備競賽。軍費支出佔美國預算的大部分。美國武裝部隊的人數現已超過五百萬，並且還在逐日增加着。美帝國主義者已經結成了侵略性的北大西洋集團，並且在世界的其他部分還要建立同樣的集團。他們奴役着西歐各國，摧殘了這些國家的主權，竭力想把這些國家的人民當作砲灰使用。他們的軍事基地環繞全世界，在這些基地設置了飛行隊以準備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野蠻的空襲。他們恢復了兩個侵略的和戰爭的策源地——西德和日本，爲了粉碎這兩個國家的侵略，我們的人民曾支付了巨大的犧牲。由於美國人民不願意戰爭並爲爭取和平、民主而鬥爭，美國反動分子害怕自己的人民，在國內實行了法西斯警察制度。美國壟斷資本家們也對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施以壓力，迫使他們加強戰爭的準備。

美國億萬富翁們一方面公開地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同時並廣泛地展開了對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秘密戰爭。

在戰爭挑撥者的計劃中，暗探的破壞活動佔有特殊的地位。按着他們的企圖，破壞活動應該從背後打擊解放了的人民，爲帝國主義者開拓和掃清新戰爭的道路。他們把秘密戰爭當作主要方法之一，指望依秘密戰爭之助，能够動搖人民的力量，挫折人民爭取和平、自由和社會主義的意志。美國億萬富翁們手下的偵探，乃是爲實現他們征服全世界的陰險計劃的鬥爭武器。

美國已是世界的反動中心，世界憲兵的中心，也是國際帝國主義破壞性的間諜、暗探工作組織的世界中心。在人民民主國家進行陰謀活動的一切綫索，正如歷次審判所揭露的一樣，